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5.03.008

我国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现况、问题与对策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张子成[1]　付勃达[2]　尹召凯[3]

1. 南京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智慧交通学院　南京　210023
2.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23
3.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目的 / 意义] 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是推动情报学专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多方位分析我国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现状，能够为培养兼具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情报人才提供现实依据和目标方向。[方法 / 过程] 通过网络调研和信息检索方法对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进行搜集、筛选和确定，采用文本分析法和词云可视化对实践资源的主题类别和内容概况进行分析。[局限] 数据来源和样本数量有限，缺乏对实践效果的实证验证。[结果 / 结论] 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目前存在平台数量不足、资源体系零散、合作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现存问题，围绕强化实践资源的内容建设、探索创新性的实践形式、形成长效评估机制提出相应的实践资源建设解决方案。

关键词：情报学教育；学科建设；实践资源；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35；TP391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Intelligence Science in China

ZHANG Zicheng[1]　FU Boda[2]　YIN Zhaokai[3]

1. School of Modern Posts, School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3.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practice resources i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major.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practice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n China can provide a realistic basis and target direction for cultivating high-level

基金项目　南京邮电大学引进人才自然科学研究启动基金项目“面向城市治理的社会诉求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研究”(NY223210)。

作者简介　张子成（1991-），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机器学习与优化算法，E-mail：20230173@njupt.edu.cn；付勃达（1995-），博士，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知识传播、全民阅读；尹召凯（1991-），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出版、媒介效果。

引用格式　张子成 , 付勃达 , 尹召凯 . 我国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现况、问题与对策 [J]. 情报工程 , 2025, 11(3): 92-101.

intelligence talents with bo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Methods/Processes] The article collects, screens and determines the practice resource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through network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methods, and analyzes the subject category and content overview of the practice resources through text analysis method and word cloud visualization. [Limitations] The study is limited by data sources and sample size and lacks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practical outcomes. [Results/Conclusion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cience education practice resources, such as insufficient number of platforms, scattered resource system and lack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resources,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content development, exploring innovative practice models, and establishing sustainable evaluation mechanisms.

Keywords: Education in Information Scienc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actical Resources; Curriculum Design

引言

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 [1]。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在变局中把握战略机遇离不开情报工作的关键赋能，也离不开一批受过情报学教育的专业人才。情报学作为一门以实践应用为导向的交叉学科，其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情报学基本理论和技能、深入研究情报学前沿领域的高级人才，以满足社会对信息管理和数字化人才的需求，为建设数字中国提供高素质的后备军。因此，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实现我国情报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使命，为情报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和生长点已成为当代情报学的重要使命 [2]。

近年来，学术界与工业界就情报学教育的转型发展进行了大量的比较、分析和研究。总体来看，这些工作主要涉及国外情报学教育的介绍分析 [3-4]、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思考与探究 [5]、情报学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 [6-7]、情报学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8]、情报教育的整体特点与持续性发展的研究 [9] 等。具体来看，目前的研究多是将情报学教育置于特定情境中进行深入研究，如立足情报史学的视角，分析情报学者的教育思想 [10-11]、探析新文科与大数据背景下情报学教育的发展进程 [12-13]，跨学科视角的情报学教育调查分析 [14] 等。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型学科，实践资源在情报学教育中历来发挥着核心作用，是教师教学过程所借助的平台、设施和条件，也是课堂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应用沟通的桥梁，而当前关于情报学实践资源的建设现状、发展概况、优势与不足等方面的研究见之甚少。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情报学实践资源的建设现状进行调查、比对和分析，探究实践资源的建设目标与价值，总结特点与不足，以期为情报学教育的转型升级提供启示与建议。

1 数据采集与处理

情报学是一门重视培养情报学人才基础知识和技能、专业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学科，因此推动情报学面向未来的转型理应需要实践资源建设作为支撑。情报学实践资源是指能够为情报学人才培养提供专业知识共享资源、实践能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5.03.008

力培养环境、职业发展路线规划的综合性教育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包括学科实践基地、实践平台、实践课程和跨学科实验室，纳入校方监督、学生实践、企业或信息机构指导 3 个互动维度。

针对国外实践资源，以 iSchools 联盟高校（截至 2022 年 3 月，共有 124 所高校）和各类信息情报机构的网站作为主要信息源，重点关注学科实践资源建设、应用、评估、效益等方面的信息。国内实践资源，聚焦于各大高校、图书馆、档案馆或科研机构，纵深搜索目标机构开设涉及情报学课程的院系，通过浏览相关院系网站简介、附件、显式链接等网页信息的方式来获取一手资料。此外，将“information science”“information studies”“intelligence science”“intelligence studie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等作为关键词在搜索引擎和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相关结果作为辅助信息源。最后，以相关书籍和文献资料中的历时性信息作为补充信息源[15-17]，以充实和完善检索结果，确保信息搜集的全面准确。

本次用于对比研究的数据共涉及 38 个国外高校情报学课程实践资源案例和 40 个国内高校情报学课程实践资源案例。为了后续的研究和分析，按照实践资源的侧重面将其分为 3 类：

（1）实习平台：整合线上与线下的多渠道实习资讯，洽谈校内与校外跨部门多行业的机构合作业务，从学生的个人需求和实际能力出发，搭建融合式实习平台，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提升个人综合实力。

（2）专题教育：依据学生发展需要，设计专指性突出的课程或讲座，由校内教师和行业导师合作讲授，内容包含与专业联系紧密的实践理论、前沿技术、实用工具、典型案例等。

（3）实习平台及专题教育：综合以上两类功能服务的复合型实践资源。多数高校所提供的实践教育资源兼有专题教育和实习平台两种类别，并将其有效融合，以满足学生不同形式的实习实践需要。但文章在统计分析中，未将实习过程中进行的自学、行业指导等视为专题教育的一种。

2 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现状分析

尽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都强调情报学教育，但目前对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的关注不足。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学习与科研能力，较少探讨实际工作中如何提升实践能力。此外，实践内容的设置和考核方法仍需革新。本文系统梳理了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的需求与定位，并分析了国内外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的现状。

2.1 情报学教育建设需求和服务定位

社会环境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和知识服务的转型，日益突出了情报学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必要。情报学教育的实践资源建设应面向整体，进一步明确行业需求、教育定位、培养模式以及技术变革。

2.1.1 现代情报学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思维和数据处理能力已成为情报学人才培养的核心。图书情报机构和相关部门不再仅仅需要处理信息的专业人士，而是需要能够运用信息技术和跨学科

视角进行知识管理、数据挖掘和决策的高层次人才，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2.1.2 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定位

目前，各教育单位对情报学教育的定位和学科建设目标尚未达成共识。总体来看，情报学教育应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具有特色的教育理念。第一，需要在尊重国内外情报学专业历史差异的基础上，明确我国情报学的培养目标和服务对象，不断完善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第二，应正确理解情报与情报工作的关系，重视情报研究、教育和实践的实际需求，结合信息技术进行创新；第三，应根据我国情报事业和情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满足战略发展对情报的精准支撑；第四，应注重情报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创新，在“图情档一体化”课程基础上，加强学科交叉，拓展学生的“情报思维”；第五，要规范职业情报人才和专业情报人才的培养路径，建设个性化发展的实践资源平台，推动人才多样化发展[2]。

2.1.3 情报学人才培养的模式

当前，情报学教育面临培养模式的瓶颈，导致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仍存在差距。因此，高校逐步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通过建设情报学专业实践共享资源平台，提升教育改革成效。该平台将散落的、分散的实践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借助信息技术工具，促进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互动，并实现双向反馈，增强实践教学效果。

2.1.4 信息技术引入产生的新实践

信息技术对情报学教育的渗透，推动了情报学从“特色专业性学科”向“横断应用性学科”的转型发展[3]。信息技术不仅是情报学研究的工具，还能促进学科发展，形成与信息产业紧密相关的“研究—教学”模式。情报学教育中引入信息技术的具体实践包括：将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编程等学科课程纳入情报学专业课程，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提高情报学人才的应用能力。

2.2 国内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在情报学中广泛地应用，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的建设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渠道，提升实践能力，满足当前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广泛需求，是提升情报学教育水平的关键一环。

2.2.1 我国高校情报学实践资源设置

为了全面了解我国高校情报学实践资源的现状，研究采用了对比分析方法，通过引入国外情报学科实践资源建设现状与国内进行比较，分析当前国内情报学实践资源的特色设置，并反映其不足之处。

调研结果表明，国外的实践资源设置较为规范，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良好的实习环境建设。相较之下，国内情报学实践资源主要体现为开放课程和课题实践两种形式。大多数开放课程采用图文、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包含课程安排、环境介绍及教学演示，然而课程内容和教学计划尚不明确，不同高校的课程设置差异较大。课题实践更倾向于鼓励学生参与商业性比赛（如大学生创新创业类比赛）或研究导向型项目，完成市场调研、竞争产品情报分析和文献分析等任务。此外，一些高校的实践平台还提供企业实习合作项目，供学生选择。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5.03.008

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例，该单位将实践资源分为实验教学、设备环境、学科资源、开放资源和下载专区 5 个服务类目，每一类资源的服务边界都定义清晰。实验教学作为平台的核心，结合武汉大学在情报学教育中的特色，提供实验教材、教学视频、教学课件和教学软件等资源，确保资源管理清晰且结构化。此外，武汉大学还建设了虚拟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虚拟实践环境，模拟真实情报工作中的信息采集、处理、检索和分析等环节，以培养学生的情报素养。平台还提供完善的专业实习和开放实验渠道，以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在设备环境方面，平台通过图文向师生介绍实验室配置；学科资源为师生提供实验教学的辅助资料和资源链接；开放资源则提供综合信息服务，包括数据和文献资源的检索；下载专区主要为师生提供与实践安排和项目申请相关的文档附件。

目前，我国情报学课程的实践资源建设依托于教育信息化，围绕服务情报学教育的核心目标，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在线实践资源平台，突破了传统情报学教育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信息壁垒，提高了跨学科融合效率，便于师生通过平台验证教学成果。

从技术实现的角度看，实践资源平台的建设主要依赖于信息管理软件，通常由高校委托具有开发资质的企业进行外包开发。尽管这种方式符合行业标准，但也限制了平台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

基于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学科背景和地位，情报学实践资源难以独立成体系，通常需要与其他学科结合，才能更好地体现情报学的应用价值，培养情报专业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情报学实践资源体系的模糊性。

2.2.2 实践资源类型统计

本文搜集到 38 个国外实践资源案例和 40 个国内实践资源案例，如图 1 所示。总体上，各高校设置的实践项目或课程资源，均为培养情报学专业人才提供了有效监督实习、情报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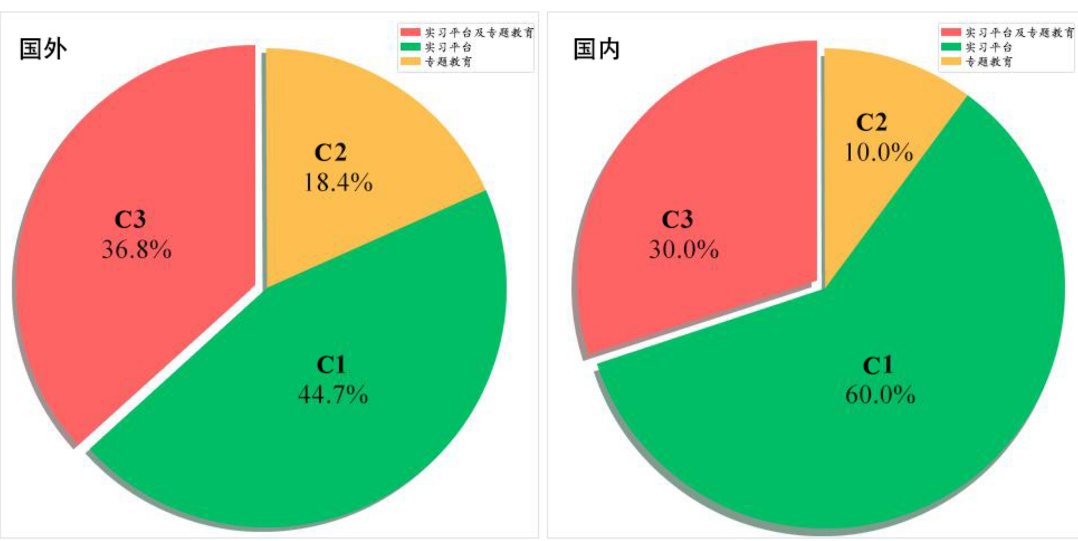

图 1 实践资源分布对比

力规范训练、情报研究教育和求职指导等服务；可根据资源平台的侧重点，将国内外实践资源分为C1（实习平台）、C2（专题教育）、C3（实习平台及专题教育）3种类型。国外实践资源案例的44.7%为实习平台、18.4%为专题教育、36.8%为实习平台及专题教育；国内实践资源案例的60.0%为实习平台、10.0%为专题教育、30.0%为实习平台及专题教育。由此可见，我国在情报学实践资源的探索上与国外趋势基本一致：主张建设以实践应用和能力锻炼为主的实习平台，辅以情报学专题教育支持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鼓励学生在应用能力和研究能力方面均衡发展，集中更多资源用以加快推动信息管理高质量人才实践能力培养。

2.2.3 实践资源主题分析

将图1中对于实践资源的概述文本信息按照实践资源类型（C1、C2和C3）分组，进行词云可视化展示，得出如图2至图4所示的展示结果，字体越大表示其词频越高。

（a）国外

（b）国内

图2　C1类词云可视化

（a）国外

（b）国内

图3　C2类词云可视化

（a）国外

（b）国内

图4　C3类词云可视化

从词云的对比展示结果来看，我国情报学实践资源建设的主题主要有以下特点：

（1）国内实习平台强调在研究中心、实验室和研究所等学术型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情报学实习环境和项目课题，在图书馆、档案馆等社会型信息环境的营造方面稍有落后，缺少面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5.03.008

向学生的有效监督实习机制。

（2）国内专题教育以专业化、信息化、纵深化为特点，重点围绕本校学科特色进行情报学高级人才的精细化特色化培养。在情报学实践教育的跨学科连接、多领域融入方面，相关选修课程不足，学科界限不清晰，个性化培养方案不成熟。

（3）在国家鼓励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背景下，国内实践资源设置选择以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计划为主要形式，支持情报学专业学生积极开展情报学相关的科研与实践活动，提供施展情报学专业技能的实践机会。

2.2.4　实践资源内容理解

进一步采用层次聚类方法处理国内高校实践课程设置概述中的文本内容，可以从层次分析角度来深入理解国内情报学实践资源的主题。如图 5 所示，使用不同颜色的字体来区分关键词聚类结果，由上至下共分为 7 个主要类别，经分析得出：情报中心、情报研究、情报服务、情报分析、文献信息中心集中体现情报学实践环境及任务；管理决策和公共政策体现情报学实践的服务对象及意义；创新创业训练和实习导师体现情报学在校内的实践活动载体；信息管理、信息组织、信息检索和信息资源建设集中体现情报学的实践能力及知识内核；数据挖掘、竞争情报和档案管理体现情报学的实践技能要求；实验课程和实践基地体现情报学实践资源的组织形式；古籍修复和数字图书馆体现情报学实践与图书馆工作紧密结合的实习事务。这 7 个类别界限明确又相互关联，串联起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学科建设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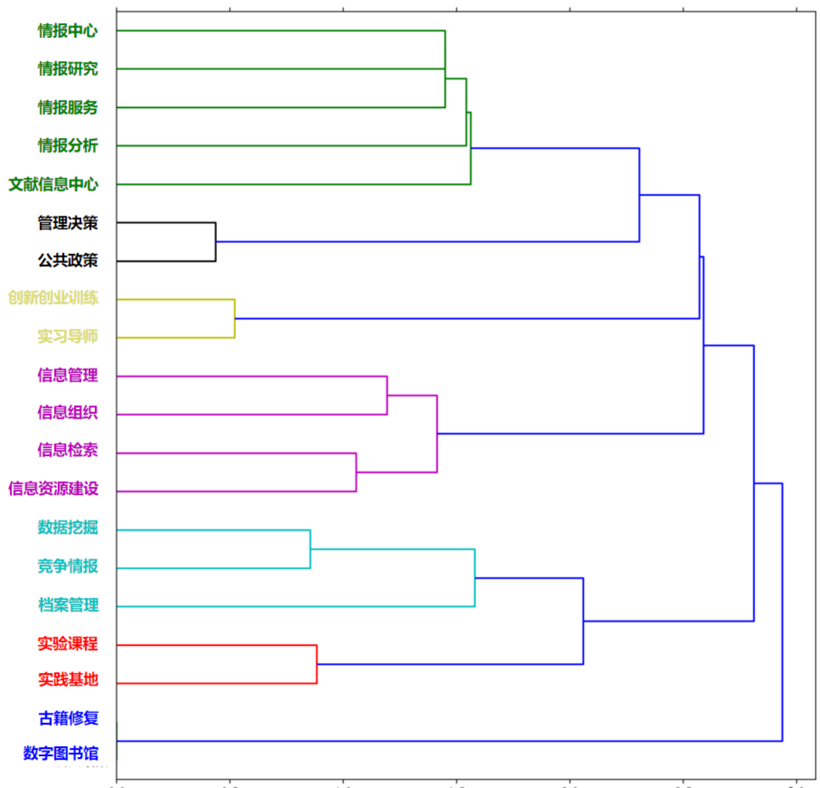

图 5　层次聚类结果

以上提及的 7 个聚类结果清晰地划定了国内情报学实践资源涵盖的主要内容，结果表明我国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的多样化和信息化日趋完善，但是由此蕴含的实践资源持续性建设问题值得讨论。鉴于情报学实践资源的复杂性和时效性，一方面要重视实践资源的丰富度和融合度，广泛吸纳与情报研究深入交叉的学科体系和前沿的信息技术工具，为广大师生提供充足的实践借鉴和环境准备，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保留情报学自身的学科内核，防止将情报学实践资源建设成一般性的多学科实践资源平台，这个趋向极易混淆情报学的学科边界，使公众形成“万金油”的专业印象，不利于情报学的学科传承和高端情报人才培养。情报学实践资源理应建立在情报学内核之上，扩展在学科融合之间，应用于情报实践工作，服务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

2.3 我国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概述

如前所述，我国情报学实践资源设置与国外差异比较明显。国外更加强调的是在信息环境中进行有监督的实践学习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而国内还是比较注重对学生的科研创新的训练，双创比赛也是以书写计划书为主，并无实质性的实践内容；国内外课程信息公开化程度差异明显，国外具有详细的课程介绍，相对而言国内则比较欠缺；国内外高校实习资源平台对接的方式有差异，国外高校多数与相关机构达成合作进行明确时长的实践实习，并采用导师负责制度，对实践效果作出评价和监督，而我国大多数对接的是企业的实习实践，将一些企业的招聘信息发布在院系网站上让学生自行选择，或者采用社交软件群的方式发布一些实习信息，让学生自行实践。

此外，当前资源建设在满足情报教育特殊需求方面存在不足。例如，情报学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性和交叉创新性，其教育实践资源不仅要涵盖多学科知识，还需特别注重信息安全和保密教育。然而，国内多数高校的情报学实践资源在这些方面关注较少，未能充分体现出情报学教育的特色。

3 新时期情报学教育的实践资源建设路径

我国情报学教育曾因缺乏完整的教育指南和学科体系建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经历回落与调整。新时期情报人才实践技能的培养离不开高校实践资源的支持，核心在于情报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规范化与完整性。情报学教育长期强调学科交叉应用能力，但也面临实践教育不足的问题。为此，应当从战略规划层面明确建设路径，即从资源整合、主体协作和技术赋能 3 个维度，构建符合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的实践资源体系。

3.1 情报学实践资源建设路径

实践教学的根本目标是让学生在广泛深入地接触图书情报工作的过程中，提高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并提升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情报实践资源的建设路径需要遵循“需求牵引—技术驱动—生态培育”的路径。首先，构建动态需求回流机制，通过行业协会、用人单位与高校等的多方联动，同步更新情报岗位能力需求；其次，贯通技术迭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5.03.008

代的传导通道，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及时转化为虚拟仿真实验等教学资源；最后，塑造协同育人生态系统，形成“高校主导—多方参与—政府支持”的共建共享模式，如建立国家级情报实践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等。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和设计：

（1）加强内容建设。教育信息化已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情报学实践课程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学生难以在公开平台上获取感兴趣和易于使用的资源，增加了搜寻成本，也降低了实践收益。此外，散布在互联网上的资源多为细节指导，缺乏体系化和专业审查，容易误导学生。因此，一方面要推动网络化实践教学资源建设，借助信息技术建立综合教学平台，另一方面建设专业（群）特色教学资源库，通过先进技术支持和持续更新，扩大资源覆盖范围，提升教学资源的效益。另外，情报学教育需引入支持自动化处理的工具，培养学生在数据时代的采集、分析和决策能力。实验室应整合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实验工具及商业软件，构建共享平台，提升学生工具使用效率。

（2）创新实践形式。高端情报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具体信息环境的实习经历。目前，情报岗位普遍依赖于行业领域的实践要求，其职能涵盖情报的产生、传递与利用等过程。为避免高端人才流失，校方需提供实习就业支持，与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咨询公司等机构深度合作，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机会。同时，探索设立多方协同的实践载体，如利用虚拟演练平台模拟网络舆情攻防、商业情报争夺等典型场景；搭建战略决策系统，开展基于真实政务数据的政策研判实训等。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增强对学科的认知和理解，体验情报学的特色与魅力所在。

（3）构建长效评估机制。国外高校在实习课程中通常采取教师监督与学生定期提交报告的方式，对实践过程进行及时跟踪和反馈。学生通过实时互动降低实践错误成本，同时导师也能掌握学生的真实水平。这种机制不仅提升学生的实践参与度和效率，还能帮助学生适应真实工作环境。此外，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可基于学生的选课记录、兴趣爱好等信息建立推荐平台，多维度评定学生水平和潜力。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调整职业规划，还能提供个性化岗位匹配和科学的就业指导。

3.2　情报学交叉学科实践资源建设路径

应用交叉型的学科特点决定了情报学及其交叉学科互为表里且相互支撑的科学格局。因此从情报学实践资源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出发，通过梳理各交叉学科的源流演进、社会互动、发展困境、未来展望，从以下 3 个方面设计交叉学科实践资源的建设路径，以此协同带动情报学实践资源的同向聚合。

（1）体系化建设实践资源与工具。建设具有专业特色的信息资源系统，改变依赖文献数据库的传统，开发专门的数据库资源，以应用需求为基础，形成可计算、体系化的学科资源，支撑各层次的战略研究。同时，推动战略情报研究模式的转型，逐步建立完善的分析方法工具体系，提升战略研究质量。

（2）规范化提供知识服务并开展评估。在知识数字化背景下，情报实践平台应转型为提

供先进知识服务，融合数据与问题导向的资源。强化全流程、全周期的跟踪与评估，建立实时监测机制，从课题立项到结题进行全程跟踪，发布改进指导意见，实现流程规范化与服务质量提升。

（3）科学化培育复合型情报人才。为适应培养高端复合型情报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实践资源应形成丰富的知识储备，注重学科背景交叉。除了基础情报学教育外，关注情报与信息作战、决策指挥、信号侦收、密码破译、国家安全等相关领域的教学，培养全面思维和实践能力。

4 结语

实践资源是将专业知识储备向应用领域和现实场景迁移的重要素材，实践资源建设是加速培养兼具专业理论知识和扎实操作能力的高层次情报人才的首要任务。情报学实践资源建设要符合社会对高质量情报人才的要求、适应基于我国国情的情报学教育培养模式、建立健全科学长效的实践能力培养机制，推动新时期情报学学科教育转型，提升高级情报人才的技术水准。本文从国内外实践资源的主题类别和内容概述等多个角度对我国情报学教育实践资源建设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实践资源建设中存在平台数量不足、资源体系零散、合作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针对现有问题，本文围绕建设路径的顶层设计、强化实践资源的内容建设、探索创新性的实践形式、形成长效评估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实践资源建设与推进方案，为实现情报学教育面向应用转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 刘睿，王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应对方略探析——基于正确对待科技的视角 [J]. 江汉论坛，2022(2): 56-62.
[2] 苏新宁．坚定守正与拓展，增强情报学话语能力 [J]. 情报科学，2021, 39(1): 3.
[3] 邵安．美国情报学科结构、专业内容与高校分布 [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 43(5): 203-207.
[4] 王琳，董一蓉．日本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发展现状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 43(3): 160-168.
[5] 杨建林．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再认识 [J]. 现代情报，2020, 40(1): 4-13, 23.
[6] 谢靖，王东波，刘浏，等．当前我国情报学教学和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J]. 情报学报，2020, 39(12): 1272-1282.
[7] 苏新宁．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使命与定位 [J]. 情报学报，2020, 39(12): 1245-1252.
[8] 王知津，樊振佳，张宁．我国情报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 44(7): 22-27, 14.
[9] 梁继文，杨建林．关于中国情报学教育长效发展的思考 [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 44(12): 1-9.
[10] 黄国彬，初景利，崔瑞琴，等．修身立学化知行 言传身教育良才——孟连生图书情报学术思想与研究生培养概述 [J]. 图书情报工作，2021, 65(15): 12-21.
[11] 王晰巍，李玥琪．木铎金声，滋兰树蕙——靖继鹏先生情报学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2020, 64(13): 28-34.
[12] 杨建林．大数据浪潮下情报学研究与教育的变革与守正 [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 43(4): 1-9.
[13] 俞立平，张矿伟，张再杰．情报学在新文科建设中的作用及其思考 [J]. 现代情报，2022, 42(3): 3-10, 76.
[14] 王东波，朱子赫，刘浏，等．学习者视角下的情报学教育及人才培养调查与分析 [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 44(2): 16-25.
[15] 段宇锋，景香玉，徐盼灵，等．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MLIS）教育发展状况调查报告（2020）[J]. 图书情报知识，2021, 38(4): 41-49.
[16] 冯惠玲，闫慧，张姝婷，等．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发展研究：历史与现状 [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 46(1): 38-52.
[17] 田野．中国大陆图情档多层次教育进展及思考：2016—2021 年 [J]. 图书馆杂志，2022, 41(2): 4-23.